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齋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五

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五

宋 洪适 撰

詞科習亭十一首

戒諭諸將撫循士卒詔

勅朕嗣有令緒躬履多虞披榛莽而立朝廷未濟艱難
之業聽鼓鼙而思將帥有懷屯戍之勞比雖通兩國之
和詎敢忘五兵之備邊城密邇政擊析以相聞戎幕崎
嶇亦暴衣而浸久慨此執戈之衆未知稅駕之期惟山

林未息於馬牛致介冑尚生於蟣蝨風灑露沐日削月
駿左親戚以相從舉室家而靡託興言至是軫念於中
雖進元戎與參密議每虞裨將未體朕懷或狃故常罔
加存撫廬舍弗矜其燥濕糗糧或失於時宜有乖挾纊
之恩靡徇投醪之義繇今以往母蹈厥初其同甘苦之
情仰副軫懷之意未能按轡親巡細柳之營儻遂察弓
即議闕之賞勉曷報効共享升平

令監司舉廉吏詔

朕聞上古之治百僚師師盡瘁竭節罔不清修淳白以振乃職勵乃事是以教化興行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于今十有六年數詔有司務行廉白撫綏吾民將以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率以貪漁為常牟賊其民慢視厥職弗以經意而方絜之士飾躬自將挺然不徇流俗者又沉滯下僚壅於聞達薰蕕不同反罹訛毀部使者罔克聞知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國家少事繇役不興兵革不作而民多

貧困失職厥咎安在是廉吏不興而貪吏未去也部使者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哉夫部使者位尊責重所使爲朕外臺之耳目也其各公乃心廣乃視聽歲舉所部廉吏一人上其功狀朕將識擢以風在位而律貪夫焉

令宗司舉賢宗子詔

勅朕猥以眇躬嗣承大業觀軫輶之象傷同姓之孤睽誦角弓之詩鑒前王而親睦思強王室廣用宗盟冀枝胄之繁興爲本根之庇蔭挺挺有祖風烈何獨舊聞顯

顯為世豪英豈無佳士爰舉先親之典每防踰戚之非
或剖竹分麾出界朱轡之寄或垂纓戴緹進參紫橐之
聯尚虞或抑於下僚未克盡躋於顯仕昔周家致治毛
原迭位於公卿唐室多材程石繼登於鼎鉉曷於今日
有媿前朝夫踈遠鯁生尚能謀國宜神明貴胄不可亢
宗凡我懿親宜遵明詔雖行有九德惟知人之固難其
歲貢二人則進賢而必賞益思汲引以副招求

御史中丞除吏部尚書誥

勅分職以倡九牧周實重於列卿掌選而主三銓唐尤
高於文部迺朝廷之貴秩須識量之名臣朕得其人使
率其屬具官某剛方簡任公正無私謙謙有君子之風
蹇蹇勵王臣之操學通墳索酌道德之淵源才冠等夷
游文章之林府久騫禁密夙首憲司嫉惡如讎觸邪罔
避白黑分於轂下中外畏其筆端豺當路而不問狐狸
王綱大振獸在原而莫采藜藿國勢愈尊爰升常伯之
聯俾典天官之務其考覈於流品無蔽混於賢愚盡革

顏綱一清選部山岳動而州縣皆震威已並於思謙筮
庫擢而門閥不遺美無專於辛術往服朕命是惟汝能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實錄賜宴表

史述信書昭揭先猷之盛恩霑邇列式均嘉宴之私仰

佩寵榮深感涕

中謝

恭以徽宗皇帝文周經緯道合

希夷禮樂粲然復興刑罰措而不用垂裳平治邁三代
之英風脫屣崇高躡二皇之遐武於鑠石廊之美有光
竹帛之傳中偶兵戈蕩為埃燼爰極網羅之力遂臻纂

緝之成事不一書誅奸諛於既死言非虛美質鬼神而無疑豈期法酒之陳迺及素餐之列撫存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情篤孝思德先仁政克濟中興之業能昭下武之功揭大訓以麗天方切羹牆之感貴殊恩如湛露遂加柱石之微臣等獲際昌期浸登顯仕有頌其首既膺魚藻之歡惟既厥心少竭鹽梅之報

代宰臣賀收復河南州縣表

善師不陳初無攘狄之勞文德誕敷坐受歸疆之請一

人有慶四海交懽中賀竊以炎正中微適際阡危之運

朔庭南牧肆行劫掠之菑凌犯中原薦食上國惟昊穹

之悔禍致勅敵之乞盟狼子野心蓋自舞干之格神州

赤縣遂無血刃之勞王綱所加車書同道宣王復文武

之土永固洪基齊人歸鄆謹之田不失舊物旄倪鼓舞

宇宙廓清恭惟皇帝陛下聖敬日躋勇智天錫懷禁暴

安民之志捐窮兵黷武之心闕朝本聖

人以天下為度干戈載戢大凝復古之勛師徒不勤自

獲和戎之福事載竹帛功光祖宗臣等猥以庸材叨居
近弼一心盡節獲聞五利之謀再拜奉觴願上萬年之
壽

代宰臣賀正旦雪表

三微更始正王道之大端六出飛花兆年豐之嘉慶自
近及遠式舞且歌中賀竊以葭律移灰方陬月棗通之

際椒花獻頌正洪禧萃聚之時蓋聖人之德無加則天
瑞應誠而至葵心向日方瞻鳳歷之頒柳絮因風已發

鬼園之詠雜軒墀之玉砌成宮闕之瑤臺實一人有慶
之符示百穀用成之應良史直筆已書尺地之珍太師
陳詩行播千倉之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履端於始與
物為春惟盛德上合於天故圓穹不愛其道既頌聲之
並作致協氣以橫流七政齊於璿璣有合璧連珠之瑞
四時和為玉燭無鳴條破塊之災故茲五穀之精降此
一歲之始臣濫司台柄獲覩休祥燮理陰陽大懼絲毫
之亡補勤勞稼穡行觀廩廩以皆盈仰望龍顏徒深黿

扑庾肩吾謝歷啟拂瑄
移仄識權衡之有度

代皇子謝明堂加恩表

展采合宮克達明禋之薦均釐宣室遽叨惠術之頒遜
避莫從震驚罔措中謝竊以聖人饗帝式虔報本之誠

孝子事親必極寧神之奉亶哲王之稽古嚴烈考以配
天吉既卜於秋辛禮遂行於陽館用薦一人之馨德聿
來四表之歡心咸造在庭獲覩彌文之講並受其福誕
霑大澤之流臣襲慶星潢駢暉寶曆勉飭溫良之行愧

無岐嶷之資建旒設旒節擁雙城之貴剖符錫壤爵超
五等之崇逮茲熙事之成復冒寵章之及爰田加厚圭
賦增腴拜賜甚榮撫躬知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運
帝德克享天心比及三年屬有宗祧之事錫厥五福故
使子孫無忘致此明綸被於弱植臣敢不祇承徽數益
迪令猷學禮學詩恪謹過庭之訓惟忠惟孝誓堅衛社
之心

代普安郡王謝賜第表

奉藩王室將從外邸之安築第神京遽拜大君之貺俯

惟虛受內積愧懷

中謝

竊以世祖推恩長安列六子之

舍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未聞弱植之微臣獨庇

中都之大廈是惟隆典有掩前修臣德陋中和器慚竒

穎出從外傳粗讀河間之書入侍嚴宸曾之東平之善

荷龍光之俯逮顧駑鈍以難任渠門赤旂已峻將壇之

拜元冕朱紱更兼王爵之封豈期十札之頒遽奉一區

之賜敬高闕於吉壤分清禁之餘光乃寢乃興遂偃仰

棲遲之樂既怡既懌無囂塵湫隘之虞豈惟拜命之悒
懔固且隆基於久大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治先睦族義
重隆親胡不攸焉鑒獨行於杖杜式相好矣歌攸芋於
斯干故茲宮室之成特壯根本之輔臣敢不仰銘睿德
益勵臣衷夏屋渠渠每念滿盈之戒小心翼翼誓堅忠
孝之誠

代邊將謝賜春衣表

聖主疇勞載錫春成之服戎亭拜命咸叨天賜之恩稽

首歡呼省躬感厲

中謝

竊以楚人挾纊彰拊循士卒之

能漢祖解衣得駕馭英雄之術蓋君之視臣尚思於足

體則下之報上當務於捐軀洪惟清朝高視前古既九

月舉授衣之典復三春施賜帛之仁駐輦聞詩常有及

時之喜與袍同澤深懲偕作之非遂致無庸亦霑大賚

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握乾立極乘震當陽服光武之大

冠久茲得衆愛韓昭之弊袴必以旌功方陽律之始回

念征夫之在遠爰出有司之幣以為公子之裘萬里乘

邊未著七擒之績十行頒札遂膺一襲之恩拜况甚優
論疇何有臣敢不書紳佩德斂衽思忠揭竿為旗誓奮
犀渠之勇何戈與袂庶逃鴉翼之譏

代狀元以下謝賜中庸篇表

禮經貽訓載先儒明道之言宸翰摘華責新進服膺之
寵仰拜楓庭之况蔚為桂籍之光展誦兢惶珍藏榮耀
中謝
切以道淪彫喪學昧中庸知者過之望門庭而莫
造小人反是納陷阱以奚知或卑污仍甚陋之途而矯

激肆至高之行惟顏氏擇乎而弗失得窮仲尼之言至
荀卿語焉而不詳遂墮子輿之業雖道之不行已久幸
天之未喪於斯洪惟熙朝特興絕學蓋百世俟聖人之
作致諸儒識君子之歸恭惟皇帝陛下廣大精微聰明
聖智得執中之一貫是傳之湯用好問之兩端斯以為
舜達治國九經之義知修身三德之原乃睠鯀生未明
與肯述天聖甚盛之舉采乎思不刊之經徒載空言炳
若日星之著特形妙墨粲然雲漢之垂俾之勉強而行

庶或從容而中臣等幸逢治世濫擢儒科可以終身行之永佩一編之戒不能朞月守也益懲前轍之非

漢靈旗銘

漢元鼎五年四月南越相呂嘉賊其王及漢使者其秋天子遣伏波將軍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僕出豫章戈船將軍嚴下瀨將軍甲出零陵馳義侯遺出牂柯合其衆十萬會番禺以討之仍以兵事禱于泰一以壯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命曰靈旗太史奉之以指

所伐明年春遂滅南越披其地為九郡始用樂舞塞于
祠上觀其師行若破竹一舉凱旋雖廟堂制勝將士奮
力所致然非得陰相安能成功若此其速宜有銘章紀
神之休敢為之言曰

武有七德禁暴為先兵以義出獲眷皇乾招搖在上聞
之先古我武惟揚當假陰助赫赫漢室六葉惟武越夷
不賓敢肆螳斧皇命伏波耀我天戈皇禱泰壇壯荆揭
幡是為靈旗繪斗登龍兩曜旁列三星為鋒太史奉之

以指所伐九夷賓將遠殄於越蠢爾小醜衆叛親離烈
烈王師上天祐之尋隕失險石門陷陣一舉覆亡地析
九郡惟泰元尊助茲有道惟聖天子蕩彼凶暴洪頤所
指莫我敢當題芳千古宜有銘章

蓮花漏銘

仁宗皇帝御宇之八載龍圖閣待制臣肅上蓮花漏法
琢石為壺剡木為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四隅十干
暨百刻分布晝夜成四十八箭為壺以貯其水有烏以注

之有秤以平之有荷以承之水至刻盈則箭與蓮心適
平司辰者拱而謹視以揆景測辰雖風雨晦明靡有差
忒時司天官以其法雖符古漏而日躔進退頗與黃道
不合至景祐元年測驗無爽始作而用之夫日往月來
寒暑推移以之成歲而考測盈縮辨察昏旦非假器物
則無以仰窺神道此挈壺氏之所以作也而季世失官
詩人興刺茲有國之先務今肅以創物之智作為新漏
世服其精臣操筆在庭不敢柑默謹摭其事而銘之曰

莫神於天靈機淵奧扶光動華望舒登曜晝夜推移時
積歲成聖人揆測挈壺道興季嗣不綱法制淪亡聚擗
失次擊戲乖常於皇昌代連珠合璧疇人斥官鳳氏司
歷聖主當陽業業誦治昧旦丕顯夜分乃寐有臣曰肅
創法來獻琢石成壺刻木為箭高卑殊級洪殺次陳靈
鳥挹注芳荷吐吞微若縈璽捷於激電忽往倏來鬼沒
神變登刻盈時水浮矢飛司辰凝目雞人告期晷景長
短風雨晦明罔逃揆度靡失虧贏制符造化貽則垂憲

億萬斯年鑄芳金篆

晉白虎尊銘

晉孝武皇帝蒙三世之遺烈爰革魏正肇建丕業正月
之吉大朝會乃能端本謹始思有以來忠諫而興治道
遂設白虎尊於庭文武百辟有能獻直言者則發尊飲
之誠得君子居正之義而合先王思治之意矣故當斯
時有若劉毅裴楷之徒率皆仇然獻替無有忌諱傳曰
國之將興必賞諫臣晉武得之其英風佳躅宜有銘詩

而史逸其傳敢為之銘曰

攝提革歲萬物更始哲王履端體元思治於皇晉武八
堯啟祚弊剗當塗基荒典午經綸肇造政具文修朝圖
夕惟懼其瑕尤濟濟春朝駿奔羣辟拖紫紆青編星拱
極皇軫宸慮謹始端本厲節導言使之思奮迺設厥尊
迺酌厥酒其形伊何坤維摯獸其獸伊何藜藿之守迺
飲厥直迺醕厥忠其飲伊何沃心匪躬其沃伊何格非
迪聰天子居正虛襟來諍卒歲圖終德胡不盛文武在

列肅然改容褒一勸百節胡不忠有愆必繩有過必除
無舌之柑無言之諛漢觴上壽第講朝儀杜舉存名徒
戒前非懿範佳躅自我作古於萬斯年銘詩可觀

皇宋玉牒序

紹興十一年十月宗正臣大受言宋受天命聖聖相承
親宗咸族遠肩堯舜三代之隆興仁厚之行享維城之
安綵二百年宗寺舊書所掌有四頌厄兵戎鞠為炎埃
陛下比命蒐訪雖總圖錄屬籍為一書而玉牒實與時

政紀起居注相為表裏獨闕不存非所以篤叙糾合垂
憲萬世者也臣愚欲望哀擲逸遺討論舊制以正昭穆
以壯本支備中興之盛典臣不勝狗馬心惟陛下裁擇
制曰可仍令相臣董其事書成有旨命臣序之臣聞傳
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故親睦九族聖人以為盛帝之
極治周人親親則有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
掌邦國之志以奠繫世漢興首仍秦制宗正官而歲上
其籍於朝至唐而建寺設官玉牒屬籍各有司存其事

愈詳矣宋有天下傳禪相授於今十帝枝胄扶疎爪脰
繇衍自至道中始修玉牒掌帝籍皇族昭穆之序仍命
刑部郎洎編屬籍書至咸平中臣安易修成屬籍三十
卷祥符中臣世長言唐季衢以玉牒與史冊並驅因名
皇唐玉牒遂詔以皇宋玉牒為名且建堂于寺而仙源
積慶圖宗藩慶緒錄則每歲元日獻而納諸龍圖天章
寶文閣建炎之役舉不復有皇帝中興益嚴家法以化
天下凝旒岩廊慨然以天枝玉葉蕩無紀錄乃博求而

總緝之俯從議臣之請而四書備備甚盛德也臣切惟我宋之治敷宗宗明親賢並建所以尉薦教勅之莫不備至而戚屬感奮咸能自厲若駒駘之俊材辟疆之清淨歆向之學問平之賢峴勉回石之材德為宗室標的者驅漢駕唐而七國八王驕奢湛佚之患寂未之有璇源蕃衍既有圖錄而雍睦之政嘉言懿範與夫宗英事業可以鳴徽無窮尚闕而未著是書之成可謂備矣彼誦葛藟之詩形斗粟之謠者得無媿哉臣材學荒陋幸

以文字待罪朝著既被命敢書其說以冠於篇臣謹序



盤洲文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錄監生臣王錡

謄錄監生臣任以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八

六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

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六

宋 洪适 撰

詞科習彙二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藥

靖等言臣聞王旅徂征遠問弗賓之罪天戈所指果

收罔敵之功威震百蠻歡傾率土恭惟皇帝陛下兆基
開業經武緯文致治庶乎成康課功賢於湯武風灑露
沐掃姦慝以廓清天蓋地容躋生靈於仁壽蠢爾突厥

誓然朔方倚父兄之餘資輕國家之新造黃金載道莫
充谿壑之求鳴鏑揚塵屢肆螽蜂之毒由宸衷之布德
冀邊壘之銷兵姑遲票騎之師爰議奉春之策而盟寒
忘義衆集懷貪方走聘車已負天山之誓未乾口血復寒
渭水之盟援我賊臣涉乎王畧屢加侵軼欲事窺覷覆
載不容神明所殛臣仰承睿算遠震天誅十萬之師六
道並進蹈壘屠城而莫我敢遏艾旗斬將而所向無前
馬邑潛行定襄夜入酋豪鳥散部落麋驚疑精兵傾國

而來謂智將從天而下蓋戎人輕而無整怒螳不及當
車而兵機速則為神震霆不使掩耳尚守妖穴退逃鐵
山詐引領以求生欲磨牙而恣螫旗靡轍亂方謀三窟
以庇身士飽馬騰不可一日而縱敵復將萬騎進逼陰
山俘其帳千餘以隨去其牙七里乃覺疊羅施賊之孽
子旋即生禽義成主賊之逆徒亦遂死獲其餘聚落盡
投戈請命於申迎降而頡利不為牽羊銜璧之思尚作
畫蛇添足之計已令貔虎必取鯨鯢旄頭失明既一靖

於氛侵朔風不競方大布於陽和威烈所加書契亡有
此蓋上穹助順列聖儲休成茲不世之功允謂非常之
慶坐明堂而獻壽行持萬歲之觴作彝器以銘功永紀
一人之烈

唐京畿渭北廊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復京師露
布

臣晟等言名位不同既君臣之素定神器有命豈智力
之可求故棗棗不任於棟梁而燕雀焉知於鴻鵠苟闇

奸於天位實自速於邦刑簡策所書古今恭貫共惟皇
帝陛下聰明英武篤實輝光化民以躬為政以德優繇
亮直賢哲萃於朝廷總攬權綱威令伸於藩屏樂歲享
金穰之慶康時臻玉燭之和蠢爾逆臣忘夫大德六旄
導節五分重鎮之權四履疏封兩峻真王之冊所以輕
捐於名器欲其圖報於朝廷奈鷓臬之悖逆相承而豺
虎之貪殘難革罔竭惓惓之節居懷鞅鞅之心世濟厥
凶其父已臣於安史家傳不軌乃昆復亂於盧龍偶涇

人變起於京都致源休詭稱於符命遂憑叛黨輒起厲
階褫紳笏而襲冕旒固已沐猴而冠逼乘輿而驚輦較
敢磨窳窳之牙盜環之惡則所不可言裂冕之情而至
於此極忍肆滔天之罪輕為填海之謀毒貫堪輿怒貽
宗廟萬方憤發莫不疾首而痛心九服囂騰盡欲寢皮
而食肉臣自聞國難祇奉詔音即投袂以興師遂屬鞬
而就道雖闔門之遭繫何以家為念滅賊以報恩維其
時矣百舍一息王事寧勞三令五申兵威已振共抵威

宮之掌欲然董卓之臍始以孤軍而屯渭橋雖能斷其首尾彼之重兵方聚苑內要當披其腹心遂會奉天行營副元帥渾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尚可孤等商祕計於幄中出奇兵於麾下憤一夫之射月致萬乘之蒙塵使之乘此時以建功勲戒以誅元凶而取富貴皆聞言而雪泣思賈勇以風飛即日啟行剋期同集移大軍於光泰門外築壘於米倉村前螳臂既張遣廷芬而出戰狼心甚熾攻華壁之方堅遂命吳詵整

衆以當鋒復令李演督兵而救急蒙虎皮而直犯被鶴
膝以爭馳兩軍相鏖終日大獲轍亂旗靡方蔽野以橫
尸兵盡矢窮遂棄門而夜哭羣帥宣威而氣倍衆師席
勝以鼓行彼雖延命於須臾我必乘機而撲殄遂使王
似將騎兵而前進復令萬頃率步卒以偕行中夜以開
苑牆先登而拔賊柵朱旗絳日高鋒彗雲殺人之易若
刈菅迎刃而勢如破竹擒段誠於伏莽心膂既亡敗令
言若摧枯爪牙已挫尚思拒轍未悟傾巢謂宮城萬雉

之可居以武庫五兵之足恃欲為帝耳陣方布於蘄西
其如予何兵已臨於新室伏羸師而見擊收餘燼以復
來百騎自馳十戰皆北生靈既已鼓舞乾坤於是清寧
盡掃妖氛徑趨中禁逆酋漏網輕騎竄高防塹師奔但
聽有聲之馬陰陵路失漫嗟不逝之驂已馳追躡之兵
行有俘囚之日王家再造覩父老之來迎鍾簾不移幸
寢園之如故臣濫陪台鼎獲總戎旃不令劇盜之訖平
致使屬車之再狩免冠伏地敢逃失職之辜負斧狗朝

請正辱君之罪限拘軍事未副愚誠謹先布於捷書庶
仰寬於聖慮

唐淮西行營宣慰處置使克蔡州露布

臣度等言雪霜雷電皇天申震耀之威斧鉞甲兵盛世
赫誅鋤之怒蓋禁暴除亂有不得已者故陳師鞠旅由
是而生焉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神武內有撥
亂之志姦宄繼平再獲受命之符紀綱大振九夷通道
三務成功強藩旋踵以就誅悍將革心而效順風行夏

蜀清數路之妖氛霆擊李盧漂積年之腥德田洪正舉
宗而向闕張茂昭掃地以歸朝獨是蔡人素為戎首偶
三朝之含貸致四紀之逋誅養稂莠以不孳豢虎狼而
弗拂未暇膏之鼎鑊尚冀少悛然其帶我金犀罔思所
報自視猶如羌狄不復知有朝廷包藏禍心謂一隅之
足恃參會凶德已二闕之難知託唇齒於平盧倚腹心
於董質刃交宰輔闕結爪牙突奮臂以一呼遂放兵而
四劫反形已具我伐用張世濟其凶固罪盈而惡稔天

降之咎蓋運彥而祚殫八紘俟其然臍萬夫為之切齒
臣恭承宸命出勞戎行誓滅賊以還朝乃奮身而督戰
三軍既拊咸如挾纊之溫羣旅爭先莫不投袂而起命
文通道古擣其腹背委重喬公武鯁其喉牙既謀主之
悉擒致堅城之繼陷尚哀餘燼輒拒大邦賴光顏角洄
曲之師而李愬席吳房之勝乃出秘計潛蹈賊區率九
千人自文城而疾馳行六十里至張柴而少息即偃師
而治吾鞍鎧復遣卒以斷彼橋梁冒風雪以宵行出其

不意擊鵝鴛而聲亂晏然無知遂坎墉以先登得發關
而直入凶儔散潰弃兵仗以星奔狡虜震驚訝官軍之
天降猛獸將擒而尚憑空穴孤雛欲死而徒護危巢猶
鞠衆以登陴敢嬰鋒而接刃勢無繇而竄雉計方出於
牽羊將執而歸於京師使大者陳諸原野念脅從之罔
治不戮一人喜災害之不生永清四海茲蓋陛下法天
立道與神為謀破萬口之雷同振六師而電掃皆由宸
斷成此偉功臣濫預良圖獲戡大憝受俘而獻太廟于

以尉在天之靈闕至而告黨街庶幾示為臣之戒

唐伊麗道行軍大總管擒西突厥沙鉢羅可汗

露布

臣定方等言蠢茲小醜背我殊恩嘉壽稱觴嘗拜解衣
之賜瑤池刻印更叨立戟之榮輒嘯逋逃欲萌侵軼會
聖主廣含容之德遣使人馳尉撫之詞地接笮駝文漫
勞於諭蜀性同盤瓠聲肯變於吠堯取吐陸以建牙冠
廷州而犯塞失二六師初道於金山一戰即梟於處木

降獨祿而先聲已振薄曳啞而銳氣方張意其膽落以
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裒十姓蜂屯之衆當萬人虎怒
之威輒舒翼以旁張冀磨牙而恣蝨遂令步卒據高而
列陣親率勁騎直北以布營妖鋒三遇而皆殲神旅七
擒而莫遏乘其踣籍肆斫剪除都搭大酋既擒喉而漂
鹵俟斤五弩旋泥首以投戈乃遣嗣業趨邪川以追奔
獨與雅相提降兵而踵後賴風雪蔽天之助相雲侵兼
日而行既破竹以無前尚寢薪而不悟遂連彌射直抵

金牙彼方獵野以偷生我乃麾軍而縱擊渠魁震壘度
伊麗以潛逃凶醜分犁舉達干而大潰方茲通竄遽就
係累臣已申畫疆圻修嚴亭障釋餘萌以示不殺之武
收露齒以昭無外之仁鏤靈山而梁孫原列壤已窮於
西海釁溫禺而染尸逐獻停行告於昭陵臣無任云云

唐京城東北西行營都統復京師露布

臣克用等言逆賊黃巢者綠林戾氣白旌餓夫斬木揭
竿嘯仙芝而首禍蒙盾負羽涉河南以弄兵蹈藉我江

淮虔劉我閩越所過靡不殘滅其鋒莫敢誰何毒貫蒼
旻凶焰幾周於諸夏亂纏紫極妖氛遂鞠於上京致鑿
輅之蒙塵舉衣冠而掃地惡逆之極古今所無雖身具
五刑未足償生靈之憤况畿方千里豈久容凶孽之蟠
道嵐州以行師營沙苑而布壘揮刃即戡於黃揆揚旌
進逼於乾阬既合許蒲易定之兵奮其武怒敢率趙向
王林之衆逆我顏行俄大獲於梁田即分屯於渭北師
既勇而素堅鬪志賊屢挫而陰有遁謀因乘攜貳之時

共竭分犁之策繼塵零口復拔華城乃遣揚守宗提勁
卒以前驅仍率白志遷董利兵而先進幸三戰俱殲於
逆黨故諸軍爭賈於英威震呼動天罔遏靈旗之銳僵
仆蔽野尚餘躋屨之逃遂披光泰之門直造昇陽之殿
游魂既遠怪終夜之有聲喑類猶存恨餘風之未殄

唐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東京露布

臣适等言

云云

合蕃漢十餘萬之衆馳關陝數百里而

來分兵既拔於懷州整衆即臨於橫水王師嚴靜既威

稜凜若雷風凶徒震驚始憂懼形諸顏色尚作護巢之

計方憑堅壁之強遂遣僕固陳西原以扼其前因命曰

紇並南山以繚其左表裏由是夾擊殺傷亦幾相當謂

其束手以來歸乃敢埋根而決戰賴朝思攢矢以注射

俄馬璘奪盾以先馳勢若枯摧正交鋒而鏖戰視其轍

亂遂乘銳以鼓行方折馘大克於老子祠而積骸已平

於尚書谷渠魁霧散淮壖之鶴唳堪驚逆壘風清楚幕

之鳥聲甚樂

闕

漢五屬國記

漢自白登之役匈奴憑其強狃其勝悍然有吞并中國心歷五世無歲不有狄師漢之為邦亦且弱矣孝武奮然遣將遐征旌旃之所指及滌地無類單于始慄息不敢南望且怒昆邪王居西方不能禦王師欲召誅之昆邪於是始有來降謀大將息得其使以聞天子遣將軍去病將兵迎之以其衆四萬餘人度河來歸既至長安以漯陰萬戶封其王而盡侯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迺

於張掖燉煌武威金城酒泉郡地置五屬國分處其衆
郡置一都尉治之復擇明習外國事者一人為典屬國
時元狩之二年也夫聖人所以制四裔處以大公至正
之道不為之震怒而興師六月之伐亦有不得已者至
慕義而頓頽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未嘗欲正朔加其
國而禮樂政教被其人也其肯內而威之耶武帝於昆
邪之降乃能因其故俗存其國號雖屬朝廷而處之塞
外內使降 忘而得其驩心外可以扞禦寇侮可謂策

之善者也宜有文字紀其始末敢撫前事而為之書

盤洲文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七

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七

宋 洪适 撰

進卷一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保平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

康府兼

闕

行營留守制

門下奉瓊闕以均休久賴謀猷之助佩麟符而居守有
嚴節制之權睠中外之無殊宜寵光之特異迺峻齋壇

之拜仍參宰軸之華協以剛辰孚於羣聽具官某行高而德鉅材全而器周尊所聞而高明養其氣以剛大負博極羣書之學而抗之以識縕度越諸子之才而持之以謙蚤踐禁塗越登揆路盡瘁事國苟公家之利無不為正色立朝以天下之重而自任備嘗險阻尉有名聲懇辭勩相之勞勉循燕間之請通班書殿嘉素志之甚高進讀經筵顧遠圖之未究惟秣陵之沃壤乃今日之陪京襟帶江淮控扼吳楚龍蟠虎踞列山川形勢之雄

箕張翼舒摠師旅屯營之衆付茲重寄得我宗臣盪節
琯戈開茅津之鉅鎮衮衣繡黼視槐位之多儀用昭柱
石之隆式畀藩維之重於戲賜旗鸞而刻命載加柵邑
之章守管籥而擅名其企鄙侯之迹往凝報効奚竢訓
詞

雄武軍節度使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除
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加食邑定封制

門下十國為連懋著侷藩之績九命作伯載陞帥閭之

雄視亞保以參華肅元戎而增重肆加褒律庸諗治朝
具官某謀蘊沉深資函剛果自策名而委贄惟竭節以
忘家扣楫誓江志欲清於邊稜援袍臨敵勇常冠於戎
行頃授鉞於秦川俾總戎於蜀道屢騰捷奏夙振軍容
國士無雙隱若長城之捍戰功第一毅然銳將之風朝
廷倚重以無虞夷狄畏威而遐遁宜加徽數用答鴻勳
夏篆介圭聯新班於左棘凋戈鉞秘易要地於中條加
衍爰田陪崇真食於戲授西討之遠畧朕方有法於漢

光奏北伐之膚公汝其聿追於南仲無使六月之雅獨
歌三代之時徃究乃心以若予訓

御史中丞除禮部尚書誥

勅中執法任耳目之寄所以彈糾士大夫使蹈忠信廉
直之域大宗伯掌邦國之禮所以辨上下定名分而嚴
堂陛之勢分職雖殊而尊君肅臣其揆一也以爾具官
某踐履公正節操剛方久居憲臺中立不倚繩擊女邪
罔不震驚望實是之茂隱然在人今春官闕長疇咨邇服

無以易汝昔李勉劾悍將而唐室知朝廷之尊叔孫通
制縣最而漢祖知皇帝之貴朕之所以命汝者蓋將創
儀立制以隆主威而勵臣節豈特鐘鼓玉帛云乎哉往
哉汝諧嗣有褒擢

給事中除翰林學士詔

勅禁闥持荷夙重從臣之選鑿坡視草尤艱內相之求
非直諒多聞不足以備咨詢非溫厚爾雅不足以當論
譔久虛此位今得偉才具官某智識通明器資懿博考

其師友漸游夏之淵源發為文章麗卿雲之黼黻蚤徊
翔於邇列

闕

比擢夕郎浸更歲籥黃扉論

事繼批敕之高風青瑣陳猷罄沃心之謹議朕當國步
紛紜而多故欲王言鼓動於羣情扶杖老民思見漢文
之德化流涕武卒感奮奉天之制書冀得若人以宣朕
意僉云汝可其代予言當使明綸聳四海九州之聽庶
幾奧義追三盤五誥之文汝其勉之以永終譽

戒守令勸農詔

勅朕以寡昧獲保宗廟遭時屯棘戎事未寧江浙荆淮
之間瘡痍猶未瘳也宿兵百萬調度資糧非農無以給
之重困吾民莫斯為甚而州縣之吏勸劭不力末技游
食背本趨末者尚衆惕然以思靡皇朝夕冀得良吏以
宣德意故嘗明詔大臣舉任縣令者親擢郡守臨軒勞
遣道民之詔無歲無之比年以來吏偷弗虔慢視民事
歲小不康則下有饑色道殣相望豢其脂膏而莫之省
憂豈朕之不德訓之有未至耶抑吏狃故習不可遽革

耶夫為人師帥而田野不闢桑麻不殖戶口滋耗獄訟
浸繁是師帥不賢而主德不宣也朕將何所賴為繼自
今其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亂爾有政毋以朕言為牆壁
虛文則汝之職時亦有無窮之聞尚或勿念勿庸惟汝
大弗克祇厥辟惟予汝辜朕言不再汝其聽之

仲夏賜諸路恤刑詔

勅朕猥以眇躬嗣有不業永念愚民之衆輕扞文法之
中雖畫地為牢必使之無訟故吞舟之網寧失於不經

情每軫於向隅志欲期於安堵盡除苛禁已破觚而斲
凋尚恐有司或吹毛而次骨適臨中夏爰舉舊章惟炎
日之如焚在園扉而良苦榜笞火烈逮繫株連或罹瘐
死之悲殊損好生之德肆頒明詔申告庶邦惟唐虞之
畫衣冠民無犯者成康之空囹圄朕甚慕之爾其欽哉
惟刑謹乃出令仰副哀矜之旨奉行寬大之書夫五刑
之屬三千非先王之不得已而一歲之獄數萬積刑訓而
可懲咨爾有僚咸體朕意

代宰臣以下謝進徽宗皇帝實錄賜獎諭詔表

事錄先朝甫逮一篇之奏寵形溫詔尉為三館之光拜

賜兢慚撫躬感幸

中謝

竊以徽宗皇帝席榮華之旦乘

富有之基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制禮作樂用文治平隆

儒術以大興省刑章而幾措規模宏遠繇九閏以憂勤

號令坦明垂百王之模範方佇倉梧之返俄成谷口之

游將欲鋪張日新之雋功形容天縱之盛德必得蹇蹇

諤諤之士與遷董而比良庶幾渾渾灑灑之書追夏商

而並駕中偶兵戈之厄蕩然圖策之亡採摭舊聞惟網
羅之匪易搜裒遺籍極煨燼以兼收爰命有司共成大
典臣等識乖五例用之三長正次王而王次春未達發
端之旨事繫日而日繫月麤殫紀實之勞方茲首帙之
告成遽沐十行而稱善榮冠翠綵之列思踰華袞之褒
自揆庸虛曷圖稱塞茲益伏遇皇帝陛下昭思來孝適
駿有聲誦堯之言采切美牆之慕纂禹之緒欲光竹帛
之傳俾汗簡以圖終乃出綸而示勸臣等敢不佩服睿

訓細尋帝謨絕筆可期敢目延於白首垂紳罔報誓將
盡於赤心

代嗣大理國王修貢表

錫壤南交獲嗣承於家緒拜章北闕敢虔奉於國珍退
慚不腆之儀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九隆後裔六

詔支流踰嶺海以來賓縣漢唐而不絕永平懷遠始開
龍尾之疆天質疏恩爰錫馬頭之器會聖明之在御擊
道德以遭容弗以遐遺許之內屬幸藩方之世襲惟忠

節以家傳久習華風屢沾睿澤適際首祧之始謹修任
土之誠恭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布深仁而
旁暨耀神武以外揚風雨順時知中國之有聖夷蠻効
職聞盛德以皆臣仰睇前旒之蔽明願削左袵而蒙化
臣國小而偏道阻且長雖陪九譯之重莫遂五原之款
長安在望誓堅葵藿之傾楛矢雖微少致蘋蘩之獻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尚書兵部臣石等言臣聞師克在和故宣威而罔敵戎

輕不整雖用衆以奚為徒誇涿野之強自取昆陽之敗
以寡致勝在昔罕聞恭惟皇帝陛下纘渡江一馬之宏
基宅御天六龍之寶位登庸賢德總攬威權乾符坤珍
寢底金行之盛星珠月璧已臻玉燭之調蠢彼氐酋汚
吾帝闕嘯良家之惡少惑白虜之甘言徂代涼燕蜀之
能掃巴漢幽并之聚獨決亂華之斷罔虞犯歲之殃固
敗是求不亡何待臣謹與冠軍將軍元輔國將軍琰等
祇承聖畧躬履戎行暴衣露冠思徇國家之急鍛甲摩

劔誓清凶孽之塵三令而軍法已明一鼓而人心共奮
謂其束身而自遁乃敢攘臂以相持方虎踞於項城即
蜂屯於洛澗遂遣闕以精卒前邁既馘梁成而逆儔

始驚士卒莫不爭先水陸由是繼進君臣落膽皆疑草
木於公山將帥齊心共挫犬羊於淝水因設謀而遣使
俾移陣以濟師天誘其衷虜墮吾計俄主帥夷傷而大
衄故部落竄散以無遺鶴唳風聲訝王師之已至草行
露宿瞻闕壘之相望雖已收尸而築京尚阻漆頭而為

器臣等夙膺閫寄偶殄寇鋒屬強氏百六之秋遽為戎
首致勁卒八千之衆有此武功折衝寔本於朝謀助順
亦資于陰相奉觴漢殿願歌明主之休挂旆天山行豁
神州之境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差某官奉
露布以聞

唐關內兵馬副元帥復京師露布

尚書兵部臣子儀等言臣聞戎醜憑陵敢長驅而犯順
天威震耀果不陣以成功蓋帝王羽衛之所臨豈蕃部

戈矛之可據未遑接刃皆已曳兵宗社將安幅員共快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寬厚徽柔懿恭拔賢哲以當朝振
紀綱而御宇治兵討賊隆勲業於兩京繼體承祧奉蒸
嘗于九廟蠢茲羌種雄于西陲旋逝即來初不知於信
誓既摧忽起惟獨喜于戰爭蓋由中朝方幸於內寧故
釋遠方以為之外懼乍臣乍叛屢殘馘於華人弗慮弗
圖久逋逃於天討薦興兵革盡取河湟初螳聚于神州
即鳩張於帝闕倚涇州之叛將敢肆姦謀迫邠邠之皇

孫致奸大位上天既已震怒率土皆欲分犁臣投閑方
事於枕戈聞難即思於齒劔人惟求舊既復建於鼓旗
國爾忘家即廣裒於車騎緣兵權之既解集部曲以惟
艱孤鋒方頓於咸陽凶焰已臨於渭水得張知節合軍
而少振屯上洛郡簡兵以大蒐而星李紫垣颺回赤縣
候四望之漚雖知蠱尾之無能留七盤之軍政恐豚膈
之尚捍遂遣長孫緒出藍田而觀勢仍令第五琦攝京
兆以偕行擊鼓譟山若雷霆之方震張旗紿敵雖草木

以皆驚賴仲卿渡澁水以揚先聲而王甫譟死中以為
內應酋豪落膽意大軍之已來種聚奉頭盡中宵而潛
潰臣既出師以追醜類即入城而撫遺氓惟府庫蕭然
一空獨宮闕儼如其故室家相慶牛酒爭持幸皇祚之
既寧喜官儀之復見貔貅遠逐長狄行覩於搆戈雉鬼
既逃尸逐少稽於染血茲蓋高穹之所眷佑列聖之所
憑依成茲郤敵之勲不俟交兵之力刻忠而著金石慚
無汗馬之勞清道以迎乘輿實切回鑿之望臣無任慶

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唐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河北招討採訪使移清
河諸郡討安祿山檄

天寶十五載二月某日戶部侍郎平原郡太守河北招
討採訪使真卿移清河博平諸郡太守蓋聞食土之毛
既已莫非臣子儋人之爵毋寧坐視冠讎敢布心腹之
辭共竭股肱之力我國家受天明命卜世過於商周享
國百年致治追於文景高祖肇基大業太宗翦雉虜兇

我皇帝厚德格於上天深仁被於綿宇而賊臣安祿山者犬羊餘噍螻蟻餓俘荷三道之重權積十齡之異志忘推食解衣之德奮裂冠毀冕之謀鳴鏑揚塵蹂北土萬里之地長戈指闕宇太微五帝之庭僭擬乘輿污穢宮禁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滌瑕不足神人共怒天地靡容真卿世受皇恩身膺郡寄誓捐軀而効死不與賊以俱生增俾浚隍為日已久蒐乘補卒固敵是求勵平原之兵已多多而益辦仰清河之粟更陳

陳而相因英雄皆投石之才驍銳有成林之衆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王侯華胄師帥重權方當此搖蜂毒以長驅豈不能聞雞鳴而起舞宜各陳其師旅以共濟於國家或搯其吭或斷其脣或趨汲鄴以潰其胷腹或徇河洛以鯁其喉牙帥茲西向之鋒制其北走之路同濟非常之業式隆再造之勳義士忠臣各協乃力皇天后土實眷此行毋懷恤緯之心遂失投機之會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
採訪處置使都統淮南諸軍事某告浙東浙西淮
南青州濠州救睢陽檄

至德二載八月某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
河南節度採訪處置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告浙東節度
使李君浙西節度使司空君淮南節度使高君青州節
度使鄧君濠州刺史閻丘君夫夷凶靖難事實在於人
臣救患分災職莫先於侯伯方孤壘外當於劇盜宜近

藩各舉於助兵是興糾合之言式濟艱難之急惟國家
升平之既久故干戈朽鈍而不支丁零攘臂以長驅甲
士奉頭而皆北狐鳴帝里鷓峙神州皇圖如累卵之危
大駕有蒙塵之役獨張金吾拔雍丘之衆同許中丞守
睢陽之城志在本朝誓粉身而糜骨氣吞逆賊常嚼齒
以穿齧而尹子奇將同羅之逆儔合楊朝宗收寧陵之
餘燼交戰未嘗虛日合圍迫且經年獨沮妖鋒遂虜潰
於梁宋能嬰危堞獲遮蔽於江淮雖奮羸起病以相持

奈鞠頑衷凶而孔熾援師既絕無虬蟬蟻子之一來軍
食已窮至雀鼠馬羣之皆罄惟是孤危之極在乎頃刻
之間儻堅壁之不能遂橫行而莫遏緊此一邦之勝敗
實為諸道之安危脣既亡則齒必寒皮不存則毛安傳
當軫恤鄰之念咸堅報國之忠幕府無樽俎之奇謀玷
機衡之重任寵分駢節建大將之鼓旗遠奉虎符發精
兵於郡國公等十連分閩千騎長人或專淮浙之權或
佩青濠之寄想枕戈之久矣聞傳檄而欣然要當奮同

心舉功名之思母或懷全軀保妻子之計正同虞虢猶
輔車之相依母若越秦視肥瘠而不恤

盤洲文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八

集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八

宋 洪适 撰

進卷二

漢雲臺功臣記

漢世祖皇帝荷天人之符龍飛白水誅翦姦雄不數年而得天下雖高祖文景之遺德餘烈在人未遠而帝之廟謨雄斷足以再造王家然鋤類夷荒非得瓜牙股肱之助亦誰與共成豐功也哉究觀斯時有若鄧禹寇恂

吳漢耿弇之徒凡二十有八人皆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以成中興之業偉績鴻勳光被簡冊至顯宗紹述追念先烈乃以永平三年圖其象於南宮之雲臺又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繼之惟馬援以椒房懿戚抑而不與以此知其選矣夫昔者明王之所以御其臣也欲其蹈危履艱竭節赴功必有勸之之道而不在乎高爵厚祿蓋爵祿所及第能榮其身溫其家而不足以激勸後人故刻名鍾鼎紀績旂常書之司勳藏在盟府所以褒勳顯

德莫不備至而使來者悅夫有功見知歆豔企慕思奮
功名之會慶賞不加而人自知勸雲臺之舉不惟崇德
報功使其聲名暴白於億萬世以示先朝得人之盛而
彰夫佐命興王皆間世偉人蓋將使忠臣義士瞻其容
貌而想其風采景仰榮耀願踵後塵所以激英風而動
義槩真得先王之要道矣臺在蘭臺阿閣之間西漢之
所築云

唐筭邊樓記

唐以兵革定天下而四夷莫不臣妾中葉搶攘吐蕃南
詔侵犯疆場自韋皋帥蜀始生厲階至杜元穎時遂長
驅深入蹂躪千里繼以郭釗病弗事事南失姚協西亡
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鞠為盜區斯民惕惕日有左
衽椎結之虞太和四年贊皇公自兵部侍郎鄭滑節度
使來鎮茲土坐席未煖慨然懷憂國制敵之心思俾一
方之人仰父俯子而遂有生之樂迺卜勝壇鳩工建樓
而以籌邊揭之凡南道山川險要與南詔相入者圖之

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部落之衆寡饋餉之遠邇
纖悉曲折皆在目中登臨籌度朝夕於是嘻贊皇之設
心如此哉夫天下之事成於思而敗於不能思善料敵
者方無事時坐於帷幄優游夷愉從容談笑迺能長慮
却顧無頃刻食息不凝思於冑次敵之強弱詭詐率皆
判然先知一旦機會適來則臨事應變若印券契鑰皆
出素料彼雖變偽百出恃吾有以應之未嘗一墮其計
苟當其閒暇時樂宴安而忽遠圖忘敵人之可懼恬然

未始軫慮及機至變生則倉猝凌遽無所措其手足其
為成敗利害豈不較然明甚若贊皇公可謂知此矣茲
樓既成仍召老於軍旅習於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雖
走卒蠻隸遇之亡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
近未踰月間皆若身涉敵之情偽盡皆知之故能玩敵
股掌之上使螻蟻餘燠拮舌頓喙不能一肆其毒卒之
二邊震懼南詔還俘吐蕃歸疆嗚呼使閩寄者皆如贊
皇之設心則甲兵之間焉得至於廟堂間哉

御書六韜兵法贊

臣竊惟皇天厭五季之亂乃命太祖皇帝拯生靈塗炭而太宗皇帝以天錫神武佐右聖兄鋤暴芟荒一駕而平潞再矢而克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得川蜀五征而戡定江南既踐帝位南致閩粵數十州之地北俘并汾二十九年之寇薄海內外悉臣悉妾萬機之暇獨以翰墨文章自娛雖插矢彀弓而居安之備亦不少弛雍熙四年召北面諸將田重進潘美崔翰及殿前劉延翰

對於便殿訪以禦戎備邊之策因取六韜兵法將有五
才十過之說筆以賜之使之昭然識為將之術知勇智
仁信忠之可以法而輕死好利怯懦急緩之可以戒朝
誦夕惟起居造次必思而踐行之其所以訓敕臣下之
道可謂善矣臣以儒名家幸以文字待罪于朝其敢自
以蕪陋為辭謹拜手稽首而贊之曰

皇矣藝祖混一四方於鑠太宗翊贊龍驤五季鼎沸
虎踞蛟憑旦粟我馬夕犁其庭稂莠既薅薄海臣妾

威憺遐荒水慄陸驚居安慮危罔弛厥備精東虎士防
邊宿衛皇帝曰咨咨爾重進爾翰爾美實司分閫咨爾
延翰實長六軍訪之邊策悸懼莫陳帝謂六韜聖賢所
作十過五才為將要畧爰御翰墨寵加錫賚諸將稽首
榮此恩霈聖人馭臣誨之有道良將戴君強勉允蹈欲
教孫吳徒有斯語賜之漢紀復非親御惟是奎畫超踰
古昔小臣贊揚以詫千億

漢麒麟閣名臣圖贊

漢中宗皇帝承孝昭之緒中興帝室左右前後莫非忠良之臣委質奮庸共凝雋功當是時大則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小則技巧工匠各精其能內則朝廷清明民俗阜安外則羶蜀酋豪屈膝殿陛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選其臣有功德而知名當世者十有一人題其官爵法其形貌於未央宮之麒麟閣于以傳之無窮施之罔極使瞻仰之者勵忠孝之節而激功名之心甚盛舉也宜有宿學鉅儒贊揚厥美而史氏無傳謹追書之曰

炎正七葉天啟英主受命中興畢張治具虎嘯風冽龍
興雲騰鞏固洪業實惟股肱宗臣霍侯元勲鮮儔定萬
世策比迹伊周富平溫良宿衛著名番番龍雒功埒灌
嬰營平善謀遂克先零高平提衡聲聞赫然博陽同心
衆職修理建平寬裕明法練事陽成謹厚表儀宗室少
府醞藉進繇儒術太傅堂堂社稷之傑屬國精忠虜使
猶劣猗與異人輩出昌代莪莪華閣以次圖繪黃霸于
張仰企後塵山甫方召並揚清芬義士瞻想奮發感厲

姦臣顧盼膽落心悸聖主賢臣千載一時泚筆作贊表
而出之

漢赤伏符頌

漢高皇帝以赤帝之子提干將斬蛇澤中實啟受命之
符推之五行協于火德歷二百十有四年而賊臣扛鼎
天未厭漢乃命世祖再造王室更始三年諸將請登尊
位而帝固避弗從先是天鳳中帝嘗至長安受尚書於
廬江許子威至是而同舍生潁川疆華奉赤伏符以獻

諸將以為符命昭然萬里合應不可久曠遂以其年之
六月踐祚高邑改元建武超拜王梁為大司空用讖文
也漢業復炎卜年二百而赤伏誠中興之符宜有歌頌
刻之金石以傳不朽而史闕焉謹追書之曰

漢受天命承堯之運斷蛇著符龍飛沛郡赤熾禽歇朱
旗舉奉協于火德為天下君祚厄中葉鼎移賊臣皇乾
眷佑復開真人誕生濟陽赤光照室嘉禾得名龜兆告
吉吉夢維何乘龍上天王迹維何火光赫然佳氣鬱蔥

伯阿所望哀是靈貺皆炎德祥披剪荆棘整齊乾坤虢
將拜手請登至尊有臣曰華奉符來諗惟我真王名應
圖讖四七之際火實主之系隆我漢非君而誰爰即高
邑踐阼建元王室再造如障狂瀾氛蕩八紘烽銷四鄙
黔首更生仰父俯予猗歟赤符實啟中興敢紹吉甫作
為頌聲

唐神功破陣樂頌

唐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武德二年劉武周用宋

金剛之謀連鋒突厥拔介州殺石州刺史敗裴寂入太原滯搖闕中高祖太宗禦之柏壁天戈所指莫不摧折明年遂平河東武周奔于虜爰即軍中作破陣樂以志武功之盛及魏正褚亮輩更製歌辭曰七德舞後更名曰神功破陣樂凡歲旦冬至大朝會則與九功舞同奏於戲唐以兵定天下而茲寔武樂傳之子孫以示王業所由而頌聲闕焉敢為之辭曰

古今命唐正域四方掃舊布新長彗流光亂結隋抄姦

雄紛擾如虎憑山如蛇纏道赫赫太宗聖武神功干將
莫耶疇克嬰鋒薛黎其荒鄭隕其強夏氏纍俘魏人納
降邊矣武周藉助凶儔怒其萌芽大陽是仇乃鞠王師
驅熊率罷天戈一指顛踣流離爰製樂章蹈厲發揚以
志武德子孫無忘辭擗魏褚七德命舞表褐驚吟民觀
如堵龍墀大朝星拱羣僚樂奏其間上下和調聞諸古
昨功成作樂韶夏英莖於昭景鏢唐室之興定亂以兵
茲樂之成王業惟明被之管絃其辭弗傳作此頌焉何

千萬年

兩朝寶訓序

臣嘗讀書見三代之時廟堂之間君臣相與戒敕訓告罔不以遵祖訓監先憲為言考諸行事蓋實未嘗弗率前王之典則禹啟少康之法夏之子孫實守之成湯三宗文武成康之法商周子孫實守之故其享國或四百年或六百年或八百年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文宗宣宗皆嘗讀太宗政要而慕之故大和之政號為清明而大

中有正觀之風是無他故焉能遵其祖之法而已恭惟
仁宗皇帝天縱聖德勵精為政登用真儒屏殛姦邪納
鯁直劬農桑賞信罰明宮室池臺無所興作所御帷帶
衾裯多以繒純為之其時徵塞錄錫之君梯山棧谷屈
膝陸庭關舞干羽不覲介冑菽粟豐穰行旅徹糧叶氣
嘉祥徵為太平四十二年之治季仲三代視漢之文景
唐之貞觀開元皆不足稱繼以英宗皇帝遵業治道浸
以光大俗易風移黎民醇厚聖謨洋洋煥焉可述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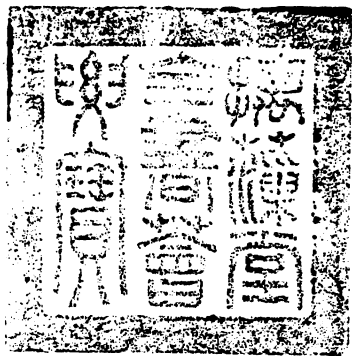
所藏太史所掌山林汗青之所編緝灑灑靈靈抗衡典
謨迨神宗皇帝踐阼之十五年詔儒臣林希採寔錄日
歷時政紀起居注諸書自乾興盡治平法天聖故事裒
粹事跡以類撰次越明年四月書成來上凡七十有六
門成二十卷名之曰兩朝寶訓所載巖廊之上切摩治
道商確墳索之精語戒謹威福之善制畏天事神之道
勤政愛民之方恭儉仁孝之德規模制度之略辨察正
邪篤叙姻族與夫勸農興財治兵禦戎之術炳若日星

事簡而明有條不紊施之朝廷則可以正紀綱厚風俗施之閭門則可以正人倫興孝弟施之四海則可使懷仁慕義稽首稱藩信不易之宏規萬世之通典也臣竊惟五閏之際干戈日尋鑪視四海煽以虐焰斯民灼爛呼號籲辜我皇宋拱揖指麾為壺漿百姓請命于天丕降霖雨澡蕩滌清人用休息皇乾眷命闕于神孫規重矩疊開闢以來書傳所紀未之有也其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寶訓之作足以垂之不朽與天地並

臣才學淺昧不足以仰叙聖德之萬一謹戰汗再拜而
書之卷端臣謹序



盤洲文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濤

謄錄監生臣任以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盤洲文集卷

二十九至
三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九

其部

盤洲文集卷二十九

宋 洪适 撰

賦二

銘九

贊二

偈一

雜文六

銀條魚賦

茲銀條之小魚實羣遊於深水闔雙目之如漆體潔白
其無比絕肺腸與鱗腮信清瑩之堪美盈一掬之十百
唯銖兩而已矣昔季鷹乘秋波之月明浮扁舟以半醉

簇銀絲於金盤曾不聞於用爾子陵當春瀨之濤澄垂
長竿以香餌偉巨鬣以登來爾不聞於一至既不足以
上嚴公之鈎又不足以遶張子之味唯醢馱之是宜乃
溉鬻之所棄我聞北溟之鯤其身大乎千里又聞東海
之鯨吞長舟於寸晷彼何為而若斯爾何為而至是信
天賦之差殊知人才之亦爾

惡蠅賦

伊蟲族之至微獨飛蠅為可惡閤類至之惡聲扇朋來

之弱羽方炎晝以翕集擁火輪而停馭汗浹體其漿流
邈清風之遐御就枕簟之水霜庶少逃於烈暑汝於此
時迺縱黨類或撲面以緣髯或循肱而集股扇屢拂以
復來睫欲交而忽寤徒困頓以神疲寧周公之可遇此
庫狄伏連所以杖扣闔人使無得暫入於庭戶者也又
若疥癘始生瘡痍見苦纔流潰以未乾正疔癥之小愈
汝於此時羣來莫禦俱逐臭以尋腥爭穿裳而入袴吮
膏血以自肥叢肌膚而交互徒手倦於驅除終無由而

得去此三思所以拔三尺之利鋒髮衝冠而震怒者也
彼令節與佳期正鼎來於親故窮水陸之珍竒列果肴
兮修脯染指方嘗張頤未哺汝於此時往來旁午或沉
溺於壺觴或循環於匕箸致嘉客之惡嫌委杯盤而不
顧咸失色以輟食豈玉山之可仆此武儒衡所以舉扇
而力揮訝其來之何遽者也至於器皿薦牲瓶罌作酒
倘防守之不嚴或蓋藏之少露汝於此時引朋召侶悉
投隙以尋香竊羶分而為蠹纔旋踵以踰時已孳生之

無數既醜類之滿盈致所藏之臭腐此歐陽公所以切
齒而疾憎遂援毫而成賦者也以致變亂黑白恣為點
汙無異讒人蒙惑明主毀正譽邪肆其疾妬排根燕公
鐫詆裴度拔仙客於河湟寘延齡於省部有如漢室之
恭顯有如唐朝之林甫此戎子駒支所以辨晉國之責
辭賦周詩而借諭者也悲矣夫汝軀雖小汝害實巨汝
量易足汝多難拒胡為營營欲何之以取嫉貽憎於率
普我聞周公翊贊文武驅猛獸入深山躋烝黎於安堵

設官屬以成書垂後王之儀矩射鳥張庭氏之弓除蟲
擊壺涿之鼓或掌覆天或職熏蠱雖蛙龜之聒人亦灑
灰而不恕何于汝而獨遺豈眇末而不數寧分職之有
虧抑編傳之脫誤我思古人必不汝貫嗚呼若鳳鳥之
儀庭與麒麟之郊舞常曠古以不來亘千齡而莫睹惟
汝物之可憎乃羣飛而類聚信端士之間生嗟壬人之
塞路惟屈指于秋來鼓西風於寰宇縱汝類之夥多終
飄零於何處

書架銘

朝而出賓寀櫛退于室薄書柱不有緗帙孰起裝懷之疾

書板銘

孰圓非規孰方非矩木從繩匠可斧羌先生兮會稽楮
嬪然來兮累三五孰能使之鵠其行而鴻布有典則兮
我作古君子檢身兮視茲度

王君所居三銘

愚軒

山鳥可移我志不輟佛鳥可為我禪不滅用智盡心巧
不如拙

癡室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平聲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丈庵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丈庵
而超超

龍興寺鐘銘

大雲龍興古招提鐘豐弗考歲屢移雲門九世守日師
縱臾檀越歡喜隨鳧氏範金侈弁宜六時警發聲法槌
大地震動人天知劒輪息苦刀山隳功德無邊不思議
紹興作年癸配支青牛御辰帝乘離顯允方叔護法時

徐彥立琴銘

嗑息者鹿鹿踵息者神之谷有人焉妙乎吐納而託諸
可絃之木籟遠則韻沈流長則源深幽幽而惜惜是之

謂不窮之音

李宜仲見見堂銘

見乎小而不見乎大見乎外而不見乎內彼以為明我以為晦孰升此堂不求甚解

潛玉亭銘

郊石山在荆門之右百步泉發其麓南北異派相傳其南出玉其北出珠故李衛公詩云明璣難秘彩美玉詎潛珍介泉有茅亭風侵日漏胡牀不可設因為更張題

以新榜荆山蓋結綠所產卞氏抱玉巖又在亶內則山之有玉較然著明矣宗寧年巨蚌夜遊於北泉光彩四燭獨南玉能潛珍不露也銘曰

玩西麓之甘泉滙津津之寒碧紛觸石以噴珠非纖微之點滴湛澄清而莫滓無龜魚與蝦蛭闕朝昏之罌缶神龍蟠而興澤行百里以成川畝一鍾而宜稷萃青嶂於中天以英瑤為山骨寧瞭然以求活不願為環玦意抱璞而深潛懼獻者之遭刖彼卞子其太愚不如葵之

有智苟博識之背馳曷不懷寶而逝三自粥以見珍抑
不償其減趾信哉茲山之靈請埋光而鑿米長借潤於
泉源惠我民於億載

寫真自贊

智不智愚不愚自見其臞而人見其腴外之臞人可
以模中之腴果何如雖然闕而不失則非吾徒

龍興寺

闕

師為方廣州寫真求為之贊

魁然其容充然其中不形喜愠惟桐廬方公青油客散

牘去其按坐維摩床念珠一串以善鑄凶昔盜今農雖
使千佛出世所以化人則同

報庵十六尊者偈

紹興丙子閏十月癸亥孤洪某等為先公尚書作十六
尊者相稽首說偈

我等痛貫心歸命諸尊者願以大利益作我罔極報

棄猫文

洪子適武林館黃氏逆旅屏燭未頃羣鼠縱橫歛聲萬

狀及旦乃止主人有猫而不能捕因為文以棄之天賦
羣物兮介毛鱗翼人所字養兮資其有益若馬可以馳
驅若牛可以墾殖犬有弭盜之功鷄有鳴晨之德鵠之
傳書鷹之摯擊凡若此者故所以居人居而食人食彼
鳧羶無所施其勞是以供人之烹炙惟茲猫焉捕鼠為
職熱則肆乎清涼寒或登于寢席魚肉膏粱飲充其臆
念此逆旅曷其多鼠乘夜伺昏羣遊類聚方切切以穿
墉俄累累而循戶騰踐裊裊反覆器具或齧我衣或食

我忝鬪暴喧呼縱橫黨與余欲投而忌器余欲射而無

弩撫几之不能畏揮杖之不能去

上聲

將謂主人有

闕

某

氏之風故使惡物得以集其羣侶因熟寢以終宵恣微
蟲之旁午且名主人歷諷其故主人告余有猫四五飼
養彌年孱不能捕余謂主人來吾語汝汝豈不見夫國
家之設官乎寵以高位畀以厚祿相圖治於朝端將折
衝於邊服外臺澄案於列城守令撫柔於氓俗負辭藻
者躋翰墨之選厲威槩者列彈劾之屬善心計則司貨

財冠柱後則尸刑獄凡厥庶僚各庀其局一有曠濼旋
跬屏逐人尚如然况於微畜胡為汝猫乃蒙令旨彼既
不能咋喉而使之跡絕又不能遊堂而使之安穴猶乞
食以求餐敢張頤而伸舌非罷懦之弗堪殆尸素而饕
餐今汝椀無全衣室無全器以穿屋為常以盜肉為易
致陰類之公行宜汝猫之獲戾曷不投遠地而迎善捕
者代之則將殺鼠如丘而庶幾安枕臥矣主人曰唯

竹奴文

洪子以畏日虐晝几案如爐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蘄
簟與筠枕將追暑於須臾臥既久以不寐汗如漿而決
膚揮圓箆以腕脫咀堅冰而口吐榻枕簟之三子俄趨
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走之鼻祖宅于涓墟有地千畝
富埒侯祖釣月北海者徯英主而赴風雲之會龍躍葛
陂者委功名富貴而高蹈天衢逮後來之孫稚遂枝分
而派居走家寒而族冷無紹介之吹噓顧以涼德而猥
叨親近誓將盡節以邁夫臺輿今君流汗四洽氣鬱不

舒走等烏敢緘舉類之口而不告君以良圖走族有竹
氏夫人者性不熱中形狀魁梧儻受君之親倚可來爽
氣之虛徐君誠召而用之彰鄙言之非諛洪子曰俞吾
方思之已遣長鬚三子方退而竹氏至于洪子曰來竹
氏汝以斧斤成質遇熱見須凭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
鵲巢之德采蘋之職曷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既
以重誣汝輒披襟於汝安乎夫金烟有清明之鑿而疏
徹侯之爵毛穎以翰墨之勲而掇中書之除汝非有功

有德可與二君子為徒今黜汝之僭稱而謂汝以竹奴
盍安名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無沮忤以舐望遂銜寃
歸憾於吾竹奴皇恐稽首而進曰抑何言與妾久懼駕
下而負乘將乞骸以丐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迪陋以鑿
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虛敢矢言以懷怨甘受
屏棄之誅

戒蛇文

丁巳春月夜未一鼓水輪湛然溯青霄而上洪子步影

戶外聞有物叢草間其聲漸逼少駐而視則蛇也余驚
悸流汗趨避它徑蛇知人之既遠乃奮怒軒屈齧噬草
木而去既歸因以誌之天產凶醜形軀不具蛇韜其足
虎削其羽天胡然哉抑亦有故倘虎能飛使蛇善步其
害于人烏可縷數惟爾毒蛇屈脅曲脊邃澤重山種滋
品聚裛毒伺人巧噬迅取薦食善良甘飫胃府螫手斷
肱傷足去股苟或不然全體糜腐時及秋商其毒愈巨
噬草咀柯涎流沫吐觸死莖尚成疾痼門闔傾鄭臺遊

釁魯其見猶妖况或相遇不幸與逢必就死所吾雖昏
暗固思備豫月夕欣明披襟曳屨何期毒物潛窺暗覷
包藏禍心乘我遵路褰鼻伸舌欲肆其怒天誘其衷吾
覺而悟厥毒不行騰矯而去吾與汝蛇非有怨惡我不
汝傷汝曷我妬惟汝凶孽不可開諭豈蜂蠆之能侔信
豺狼之不如人聞汝名毛髮森舉汝之害物誠出天付
吾今艾吾之庭謹吾之戶不處暗室不近積莽與汝殊
途不見恐怖我毋爾虞爾毋我懼汝毒雖多又奚所措

夫毛鱗害人侯鯀侯虎或遭斥於韓公或受誅於周處
鳥有鴆毒海南所賦雖銜毒以闕自膏於斤斧豈

造物之有私獨於蛇而容恕胡不聞叔敖殲汝而為一
國相高帝斬汝而為萬乘帝知天道之疾惡欲世人之
去汝吾以空拳不能汝禦後有挾刀樵青執柯老圃與
汝相接謹無與忤彼肱一揮汝必僵仆汝能戒之人孰
汝顧汝或不悛人必汝捕汝血濡襟汝身為脯嗚呼哀
哉毋忽斯語

勸農文二首

今天子受命中興視民如子欲使躋富庶之域郡守勸農
於春郊遵宣詔旨惟我南海之民或以商販而廢農或以
盜掠而廢農其從事田疇者又苟且鹵莽故耕耘不以時
荒蕪不加闢繼自今其子嚴父詔弟奉兄約各殫身力田
以受西成之穫使風移強悍賣刀劍服畎畝則嶺表務本
之俗與內郡齒不亦休哉

古語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饑豈有提封千里而可以減裂

稽事也嶺表之人厥性踰墮而南海務耒者尤衆故盈城

負郭

闕

皆仰食旁郡烏可恃以為常耶每歲仲春郡

守奉行

闕

令出郊勸氓延接父老攜以酒肉蓋欲不

變浮食興起農功以稱天子道民之意其更相告語勤四
體以盡地力易荒瘠為膏沃則千箱之獲可以望也

記夢

丁酉七月二十四夜夢至一蕭寺羽人環坐其一高吟
云六十方買妾七十猶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

予應聲荅以一篇云
桑榆景迫鬢毛蒼已過耆年去路
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競
鮮粧掃除萬事身如
夢斷送一生心弗狂賴有清風與
明月肯來相伴一爐
香茗飲清話須臾而散

盤洲文集卷二十九